

水浒传

作者：施耐庵

⊕ 上一页
⊕ 下一页
⊕ 回目录

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

话说公孙胜对宋江，吴用，献出那个阵图，道：「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之法：四面八方，分八八六十四队，中间大将居之；左旋右转，按天地风云之机，龙虎鸟蛇之状；待他下山冲入阵来，两军齐开，有如伺候；等他一入阵，只看七星号带起处，把阵变为长蛇之势。贫道作起道法，教这三人在阵中，前後无路，左右无门。却於坎地上掘一陷坑，直逼此三人到於那里。两边埋伏下挠钩手，准备捉将。」宋江听了大喜，便传将令，叫大小将校依令而行。再用八员猛将守阵。那八员：呼延灼、朱仝、花荣、徐宁、穆弘、孙立、史进、黄信。却教柴进、吕方、郭盛，权摄中军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带领陈达麾旗。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。是日已牌时分，众军近山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搦战。只见芒碭山下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；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，便将三千余人摆开：左右两边，项充、李衮；中间拥出那个混世魔王樊瑞，骑一匹马，立於阵前。那樊瑞虽会使些妖法，却不识阵势；看了宋江军马，四面八方，团团密密，心中暗喜道：

「你若摆阵，中我计了！」分付项充、李衮：「若见风起，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。」项充李衮得令，各执定蛮牌，挺著标枪飞剑，只等樊瑞作法。只见樊瑞立在马上，挽定流星，右手仗著混世魔王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「疾！」却早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；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。项充、李衮呐喊声，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。宋江军马见杀将过来，便分开做两下。项充、李衮一搅入阵，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，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来，其余的回本阵去了。宋江望见项充、李衮已入阵里，便叫阵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，那座阵势，纷纷滚滚，变作长蛇之阵。项充，李衮正在阵里，东赶西走，左盘右转，寻路不见。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：他两个投东，朱武便望东指；若是投西，便望西指。原来公孙胜在远处看了，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喝声道：「疾！」便借著那风，尽随著项充，李衮脚边乱卷。两个在阵中，只见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，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，一望都是黑气，後面跟的都不见了。项充、李衮心慌起来，只要夺路出阵，百般地寻归路处。正走之间，忽然雷震一声，两个在阵叫苦不迭，一齐了双足，翻筋斗颠陷马坑里去。

两边挠钩手，早把两个将起来，便把麻绳绑缚了，解上山坡请功。宋江把鞭梢一指，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樊瑞引军马奔走上山，三千人马，折了大半。宋江收军，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。军健早解项充，李衮，到於麾下。忙叫解了绳索，亲自把盏，说道：「二位壮士，其实休怪；临敌之际，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，欲来拜请上山，同聚大义；盖因不得其便，因此错过。倘若不弃，同归山寨，不胜万幸。」两个听了，拜伏在地，道：「久闻及时雨大名，只是小弟等无缘，不曾拜识。原来兄长果有大义！我等两个不识好人，要与天地相拗；今日既被擒获，万死尚轻，反以礼待。若蒙不杀，誓当效死报答大恩。樊瑞那人，无我两个，如何行得？义士头领，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，就说樊瑞来投拜，不知头领尊意如何？」宋江便道：「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。便请两个回贵寨。宋江来日传候佳音。两个拜谢道：真乃大丈夫！若是樊瑞不从投降，我等擒来，奉献头领麾下。」宋江听说大喜，请入中军，待了酒食，换了两套新衣，取两匹好马，呼小喽罗拿了枪牌，亲送二人下坡回寨。两个於路，在马上感恩不尽；来到芒碭山下，小喽罗见了大惊，接上山寨。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。项充，李衮道：「我逆天之人。合该万死！」樊瑞道：「兄弟，如何说话？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。」樊瑞道：「既然宋公明如此大义，我等不可逆天，来早都下山投拜。」两个道：「我们也为如此而来。」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，次日天晓，三个一齐下山，直到宋江寨前，拜伏在地。宋江扶起三人，请入帐中坐定。三个见了宋江，没半点相疑，彼此倾心吐胆，诉说平生之事。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碭山寨中，杀牛宰马，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，一面赏劳三军。饮宴已罢，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。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

【五雷天心正好】与樊瑞。樊瑞大喜，数日之间，牵牛拽马，卷了山寨钱粮，驮了行李，收聚人马，烧毁了寨栅，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，於路无话。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，却欲过渡；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汉望著宋江便拜。慌忙下马扶住，问道：「足下姓甚名谁？何处人氏？」那汉答道：「小人姓段，双名景住。人见小人赤发黄须，都唤小人为『金毛犬』。祖贯是涿州人氏。生平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。今春去到枪竿



岭北边，盗得一匹好马，雪练也似价白，浑身并无一根杂毛。头至尾，长一丈，蹄至脊，高八尺。那马一口能行千里，北方有名，唤做『照夜玉狮子马』，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，於在枪竿岭下，被小人盗得来。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，无路可见，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，权表我进身之意。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，被那『曾家五虎』夺去了。小人称说梁山泊宋公明的，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，小人不敢尽说。逃走得脱，特来告知。」宋江看这人时，虽是骨瘦形粗，却也一表非俗。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回到山寨里商议。」带了段景住，一同都下船，到金沙滩上岸。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。宋江教樊瑞，项充，李衮和众头领相见。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。打起聒听鼓来，且做庆贺筵席。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，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因此叫李云，陶宗旺监工，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。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马，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。戴宗去了四五日，回来对众头领说道：「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。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。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，名为曾长者，生下五个孩儿，号为曾家五虎：大的儿子唤做曾涂，第二个唤做曾密，第三个唤做曾索，第四个唤做曾魁，第五个唤做曾升，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，一个副教师苏定。去那曾头市上，聚集著五七千人马，扎下寨栅，造下五十余辆陷车，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，定要捉尽我山寨中头领，做个对头。那匹千里玉狮子马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。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，杜撰几句这语，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：摇动铁铃，神鬼尽皆惊。铁车并铁锁，上下有尖钉。扫荡梁山清水泊，剿除晁盖上东京！生擒及时雨，活捉智多星！曾家生五虎！天下尽闻名！『没一个不唱，真是令人忍耐不得！』」晁盖听罢，心中大怒道：「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！我须亲自走一遭！不捉得这畜生，誓不回山！」宋江道：「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，小弟愿往。」晁盖道：「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。你下山多遍了，厮杀劳困。我今替你走一遭。下次有事，却是贤弟去。」宋江苦劝不听。晁盖忿怒，便点五千人马，启请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；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。当日晁盖便点林冲、呼延灼、徐宁、穆弘、张横、杨雄、石秀、孙立、黄信、燕顺、邓飞、欧鹏、刘唐、阮小五、阮小二、阮小七、白胜、杜迁、宋万；共是二十个领，部领三军人马下山。宋江与吴用，公孙策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。饮酒之间，忽起一阵狂风，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。众人见了，尽皆失色。吴学究谏道：哥哥才出军，风吹折认旗，於军不利。不若停待几日，却去和那厮理会。晁盖道：「天地风云，何足为怪？趁此春暖之时，不去拿他，直待养成那厮气势，却去进兵，那时迟了。你且休阻我；遮莫怎地，要去走一遭！」吴用一个那里别拗得住，晁盖引兵渡水去了。宋江回到山寨，密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。且说晁盖领著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，对面下了寨栅。次日，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。众多好汉立马正看之间，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，约有七八百人。当先一个好汉，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，高声喝道：「你等梁山泊反国草寇！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，原来天赐其便！还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！」晁盖大怒，回头一看，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。那人是梁山泊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。两个交马，斗了二十余合，曾魁料道斗林冲不过，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，林冲勒马不赶。晁盖引转军马回寨，商议打曾头市之策。林冲道：「来日直去市口搦战，就看虚实如何，再作商议。」次日平明，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，擂鼓呐喊。曾头市上炮声处，大队人马出来，一字儿摆著七个好汉：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；上首副教师苏定，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；左边曾密，曾魁；右边曾升，曾索；都是全身披挂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，坐下那四便是千里玉狮子马，手里使一枝天画戟。三通鼓罢，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，放在阵前，曾涂指著对阵，骂道：「反国草寇，见我陷车麽？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，不算好汉！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，装载陷车里解下东京，方显是五虎手段！你们趁早纳降，还有商议！」晁盖听了大怒，挺枪出马，直奔曾涂；众将一发掩杀过去，两军混战，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退村里。林冲，呼延灼，东西赶杀，却见路途不好，急退回收兵。当日两边各折了些人马。晁盖回到寨中，心中甚忧。众将劝道：「哥哥且宽心，休得愁闷，有伤贵体。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，亦曾失利，好歹得胜回寨。今日混战，各折了些军马，又不曾输了与他，何须忧闷？」晁盖只是郁郁不乐。一连三日搦战，曾头市并不曾见一个，第四日，忽有两个僧人直到晁盖寨里投拜。军人引到中军帐前，两僧人跪下告道：「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；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罗造，索要金银财无所不至！小僧尽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，只今特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。剿除了他时，当坊有幸！」晁盖听说大喜，便请两个僧人坐了，置酒相待。独有林冲谏道：「哥哥休得听信，其中莫非有诈。」晁盖道：「他两个出家人，怎肯妄语？我梁山泊久行仁义之道，所过之处并不扰民；他两个与我何仇，却来掇赚？况兼曾家未必赢我们大军，何故相疑？兄弟休生疑心，误了大事。我今晚自去走一遭。」林冲苦谏，道：「哥哥必要去时，林冲分一半人马去劫寨，哥哥只在外面接应。」晁盖道：「我不自去，谁肯向前？你却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。」林冲道：「哥哥带谁人去？」晁盖道：「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。」十个头领是：刘唐、呼延灼、阮小二、欧鹏、阮小五、燕顺、阮小七、杜迁、白胜、宋万。当晚造饭吃了，马摘铃，军衔枚，夜色将黑，便悄悄地跟了两个僧人直奔法华寺来。晁盖看时，却是一座古寺。晁盖下马，入到寺内，见没僧众，问那两个僧人道：「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和尚？」僧人道：「便是曾家畜生薙恼，不得已，各自归俗去了；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，自在塔院里居住。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，等更深些，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。」晁盖道：「他的寨在那里？」和尚道：「他有四个寨栅，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兄弟屯军之处。若只打那个寨子时，这三个寨便罢了。」晁盖道：「那个时分可去？」和尚道：「如今只是二更天气，且待三更时分，



他无准备。」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时，整整齐齐打更鼓响；又听了半个更次，绝不闻更点之声。僧人道：「这厮想是都睡了。如今可去。僧人当先引路。」晁盖带同诸将上马，领兵离了法华寺，跟著便走。行不到五里多路，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，前军不敢行动；看四处时，又且路径甚杂，都不见有人家。军士却慌起来，报与晁盖知道。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。走不到百十步，只见四下里金鼓斋鸣，喊声震地，一望都是火把。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，才转得两个弯，撞见一彪军马，当头乱箭射将来，扑的一箭，正中晁盖脸上，倒撞下马来；却得三阮，刘唐，白胜五个头领死并将去，救得晁盖上马，杀出村中来。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。刚才改得个住。两军混战，直杀到天明，各自归寨。林冲回来点军点，三阮、宋万、杜迁，水里逃得自家性命；带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，跟欧鹏，都回到寨中。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，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；急拔得箭出，晕倒了；看那箭时，上有「史文恭」字。林冲叫取金疮药敷贴上。原来却是一枝药箭。晁盖中了箭毒，已自言语不得。林冲叫扶上车子，便差刘唐，三阮，杜迁，宋万，先送回山寨。其余十四个头领在寨中商议：「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，不想遭这一场，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。我等极该收兵，一齐回去。但是必须等公明哥哥将令下来，方可回军，岂可半途撇了曾头市自去？」当是晚二更时分，天色微明，十四个头领都在寨中嗟咨不安，进退无措，忽听伏路小校慌急来报：「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，火把不计其数！」林冲听了，一齐上马。三面上山，火把齐明，照见如同白日，四下里呐喊到寨前。林冲领了众头领，不去抵敌，拔寨都起，回马便走。曾家军马背後卷杀将来。两军且战且走。走过了五六十里，方才得脱；计点人兵，又折了五七百人；大败亏输，急取旧路，望梁山泊回来。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，都来看视晁头领时，已自水米不能入口，饮食不进，浑身虚肿。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，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。当日夜至三更，晁盖身体沉重，转头看著宋江，嘱咐道：「贤弟莫怪我说：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教他做梁山泊主。」言罢，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。宋江见晁盖已死，放声大哭，如丧考妣。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。吴用，公孙胜劝道：「哥哥且省烦恼；生死人之分定，何故痛伤？且请理会大事。」宋江哭罢，便教把香汤浴了尸首，装殓衣服巾幘，停在聚义厅上。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。一面合造内棺外椁，选了吉时，盛放在正厅上，建起灵帏，中间设个神主，上写道：『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。』山寨中头领，自宋公明以下，都带重孝；小头目并众小喽罗亦带孝头巾。林冲却把枝誓箭，就供养在灵前。寨内扬起长，请附近寺阮僧众上山做功德，追荐晁天王。宋江每日领众举哀，无心管理山寨事务。林冲与吴用，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次日清晨，香花灯烛，林冲为首，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。林冲开口道：「哥哥听禀：国一日可无君，家一日不可无主。晁头领是归天去了，山寨中事业，岂可无主？四海之内，皆闻哥哥大名；来日吉日良辰，请哥哥为山寨之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」宋江道：「晁天王临死时嘱咐：『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便立为梁山泊主。』此话众头领皆知。誓箭在彼，岂可忘了？又不曾报得讎，雪得恨，如何便居得此位？」吴学究道：「晁天王虽如此说，今日又未曾捉那人，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？若哥哥不坐时，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，谁人敢当此位？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，亦无人敢有他说。哥哥便可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，待日後别有计较。」宋江道：「军师言之极当；今日小可权当此位，待日後报讎雪恨已了，拿住史文恭的，不拘何人，须当此位。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：「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个大宋皇帝你也肯！」宋江大怒道：「这黑厮又来胡说！再若如此乱言，先割了你这厮舌头！」李逵道：「我又不教哥哥不做；说请哥哥做皇帝，倒要先割我舌头！」吴学究道：「这厮不识时务的人，众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见识，且请息怒，主张大事。」宋江焚香已罢，林冲、吴用扶到主位，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。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公孙胜。左一带林冲为头，右一带呼延灼居长。众人参拜了，两边坐下。宋江便说道：「小可今日权居此位，全赖众兄弟扶助，回心合意，共为股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如今山寨人马数多，非比往日，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。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。前後左右立四个旱寨。後山两个小寨，前三座关隘，山下一个水寨，两滩两个小寨，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。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，第二位军师吴学究，第三位法师公孙胜，第四位花荣，第五位秦明，第六位吕方，第七位郭盛。左军寨内：第一位林冲，第二位刘唐，第三位史进，第四位杨雄，第五位石秀，第六位宋万。右军寨内：第一位呼延灼，第二位朱仝，第三位戴宗，第四位穆弘，第五位李逵，第六位欧鹏，第七位穆春。前军寨内：第一位李应，第二位徐宁，第三位鲁智深，第四位武松，第五位杨志，第六位马麟，第七位施恩。後军寨内：第一位柴进，第二位孙立，第三位黄信，第四位韩滔，第五位彭圯，第六位邓飞，第七位薛永。水军寨内：第一位李俊，第二位阮小五，第三位阮小五，第四位阮小七，第五位张横，第六位张顺，第七位童威，第八位童猛。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。山前第一关令雷横、樊瑞守把；第二关令解珍、解宝守把；第三关令项充、李衮守把；金沙滩小寨令燕顺、郑天寿、孔明、孔亮四个守把；鸭嘴滩小寨令李忠、周通、邹闰四个守把。山後两个小寨，左一个旱寨令王矮虎、一丈青、曹正；右一个旱寨令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；六人守把。忠义堂内，左一带房中：掌文卷，萧让；掌赏罚，裴宣；掌印信，金大坚；掌算钱粮，蒋敬。右一带房中：管炮，凌振；管造船，孟康；管造衣甲，侯健；管筑城垣，陶宗旺。忠义堂後两厢房中管事人员：竖造房屋，李云；铁匠总管，汤隆；监造酒醋，朱富；监备筵宴，宋清；掌管什物，杜兴，白胜。山下四路作眼酒店，原拨定朱贵，乐和，时迁，李立，孙新，顾大嫂，张青，孙二娘。管北地收买马匹，杨林，石勇，段景住。分拨已定，各自遵守，毋得违犯。」梁山泊水寨内，大小头领，自从宋公明为寨主，尽皆一心，拱听约束。一日，宋江聚众商议：「本要与晁天王报



讎，兴兵去打曾头市，却思庶民居丧，尚且不可轻动，我们岂可不待百日之後然举兵？」众头领依宋江之言，守在山寨，每日修设好事，只做功果，追荐晁盖。一日，请到一僧，法名大圆，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法主；只为游方来到济南，经过梁山泊，就请在寨内做道场。因吃斋闲语间，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。那大圆和尚说道：「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？」宋江听了，猛然省起，说道：「你看我们未老，却恁地忘事！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员外，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；是河北三绝；祖居北京人氏；一身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对！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，小可心上还有甚麽烦恼不释？」吴用笑道：「哥哥何故自丧志气？若要此人上山，有何难哉！」宋江答道：「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，如何能够得他来落草？」吴学究道：「吴用也在心多时了，不想一向忘却。小生略施小计，便教本人上山。」宋江便道：「人称足下为智多星，端的名不虚传！敢问军师用甚计策，赚得本人上山？」吴用不慌不忙说出这段计来，有分教：卢俊义：撇却锦簇珠围，来试龙潭虎穴。正是：只为一入归水浒，致令百姓受兵戈。毕竟吴学究怎麽赚卢俊义上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[⌄ 上一页](#)

[⌄ 下一页](#)

[⌄ 回目录](#)

文惠收集制作（建议用10240x768浏览）